

香港唐樓故事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周二落幕，除了旅遊書、教材教輔和親子讀本暢銷之外，承載集體回憶的「懷舊」式圖書，仍然是一眾讀者的心頭好。我在展場遇見的《尋蹤覓蹟——香港唐樓故事》，便是透過講述唐樓百多年的歷史，映照香港社會和市井變遷。

提起「唐樓」，我們通常會想到逼仄昏暗的樓梯，龐雜鬧嚷的住客以及年久失修的外牆等等；這些年頭久長、擠擁在老舊城區的建築，似乎總不會與「美」有太多關聯。而在這本書的作者、「尋蹤覓蹟」社交媒體專頁創辦人陳國豪的眼中，這些香港唐樓，各有各的風格特色，承載着在地居民的生活日常，甚至可謂最可代表香港近代風物與民俗的建築，每一幢，都很美。

書中將唐樓歷史粗略分作四個部分，首先是十九世紀末期維多利亞時期的初代唐樓，再到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二代唐樓，然後是分別出現在二戰前和二戰後的第三及第四代唐樓。每一代唐樓的歷史，都可說是彼時彼處社會景況的縮影。從灣仔鬧市區的藍屋建築群到中西合璧的家族大宅雷生春，從上環蘇杭街百年茶飲老店「源吉林」，到電影《歲月神偷》重現的永利街唐樓群，一代代香港人在各區的唐樓出生、成長，創業、守業，將自身的命運與其棲身建築的命運結合在一起，同寫成一篇篇有淚亦有歡笑的香港故事。我

想，唐樓的美不僅僅在其歲月沉澱的痕跡，更在於其間生活的人們的勤奮與堅韌。所謂獅子山精神，真正藏在這一幢幢唐樓的每一個深夜仍亮燈的窗內。

初代唐樓多由香港本地華人建造及居住，因此中式建築特色較明顯，且因成本考量等，在用料和建築風格設計上，以平實樸素為主；後來，隨着華僑返鄉及香港開埠後海外通商貿易興盛，東西方文化在此交匯、互動，不免對於第二代之後的唐樓風格及形象，帶來顯見的影響。漸漸地，唐樓建築特色融合中式及西式，且有越來越多富有的華人和洋人選擇建造或搬入唐樓生活。香港這座城市東西雜糅的社會及文化景狀，更由此顯露出現。唐樓作為香港獨特的建築，見證此城此地的發展，也讓嘗試讀懂香港的我們，找到一處充滿生機與待解之謎的入口。



▲中西合璧的唐樓「雷生春」。
圖源：「尋蹤覓蹟」臉書專頁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這隔重洋的朋友傳來幾張照片，都是故鄉的傳統美食，還附上一句：什麼時候再回來嘗鮮？

一個有花紋的闊口大碗，盛着棵條牛肉湯，軟白的棵條上面，浮動着差不多蓋滿碗面的柔滑牛肉丸，幾粒翠綠的蔥花散落，輕渺的熱氣裊裊升騰，雖是在手機屏幕上，但令人感到香味撲鼻而來。

另一個蛋形大盤上，則是擺滿整齊切開的著名潮州滷鵝，金黃的皮色閃閃發亮，旁邊放着一小碟酸梅醬，盤中還點綴着青嫩的茼蒿和粉紅的蘭花，看了真叫人忍不住垂涎三尺……

朋友知道，我們在加拿大，很難買到真正新鮮的食材，尤其是肉類和魚，絕大多數都是「冰鮮」的，所以常敦促我們回老家，飽嘗在外難以吃到的美食。

所謂冰鮮，一般是指雞鵝鴨等家禽和豬牛羊等牲畜在屠宰後，為使肉質鮮味不會很快流失，先將其雪藏，食用時肉身仍保持軟綿。海鮮魚類如果不是即時入廚，也會按其

感受「冰鮮」

需要雪藏或冰凍。「冰鮮」可謂介乎新鮮與冰凍之間的選擇，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」

記得好幾年前，我們和她通話。那時是春節，她談到為準備年夜飯，自己在菜市場花了很多時間，因為人太多，單買一隻活雞就等了近半小時。我們很奇怪，超市裏的雞不是一隻隻宰好裝在塑膠袋裏嗎？她說：「那是冰鮮雞，口感味道哪能相比！」又有點詫異地問，「你們都吃冰鮮的？」

我回道：「加拿大沒有菜市场，只有大大小小的超市。豬、牛在規定的屠宰場殺後，轉轉折折才到超市出售，哪能不雪藏？就算家禽，法例也不容許公開屠殺，市面沒有活雞活鴨賣。吃肉，除了冰鮮的，還有什麼選擇？啊，生活改善了，嘴也刁了。」因為朋友是內子小學同學，以後她倆碰巧又在同一個單位工作，比較熟絡，所以大家說話隨便。她聽完嘻嘻地笑起來：「不只我，現在很多人都這樣。」

回想上世紀六十年代末，國內碰上經濟生活困難時期，肉類供應憑票證，而且量少，哪能隨意吃肉，更遑論揀肥擇瘦。一般婦女在「坐月」時，要特別在家裏飼養幾隻

雞，以便產後燉食補身。記得有一次市場來了一批冰凍雞，每戶供應一隻。可能運輸等原因，擺在攤位裝雞的紙箱濕漉漉的，取出來的雞也是冰水淋漓，其賣相真的難以形容，但民眾還是耐心排隊購買。要是現在，恐怕很少有人問津了。

日子一天天好起來，胃口隨之吊高，追求食材新鮮，注重健康飲食，無可厚非，也是必然。而對於生活在「美食之都」的香港人來說，受環境和習俗影響，也許更加懂飲懂食，講究品味了。

前些時，另一位香港朋友全家來多倫多旅遊。除了欣賞美景，還為兒子明年可能來這裏升學打底。隔天我請他們到港式酒樓飲茶。即將離開，我問：「怎麼樣，這裏的點心？」他太太馬上接口：「款式多樣，還不錯。不過，味道差一點點。豬肉恐怕不是新鮮當天屠宰的。」

我被她細膩的味蕾觸覺折服，說：「是冰鮮的。在加拿大，肉類除了冰鮮，就是冰凍。」朋友忙道：「入鄉隨俗嘛，習慣了就好，也許西人更喜歡冰鮮的味道呢。」而她太太卻頗有感觸地喃喃自語：「這一點就比不上香港了。『冰鮮』加拿大。」

消失的兇手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被改編成無數西方影視作品的開膛手傑克（Jack the Ripper）連環謀殺案，無疑是英國歷史上最具懸疑色彩的大案之一，百多年來兇手的身份始終成謎，早前有英國學者宣稱，已找到了真相。

據這位名叫莎拉·巴克斯·霍頓的學者，在即將出版的新書《獨臂傑克：揭開真正的開膛手傑克》中基於長期研究斷定，開膛手傑克的真名叫海姆·海姆斯（Hyam Hyams），是一個經常出入精神病院的酒鬼，並且居住在發生謀殺案的中心地區，在涉嫌瘋狂殺人後被警方認為「流浪的瘋子」而遭監禁。由於莎拉曾擔任警方志願者，她的曾曾祖父又是當年參與案件調查的警官，使其有機會接觸原始資料，包括當年的證人證詞和醫療記錄，讓不少歷史研究者認為她的結論有一定的說服力。

發生於十九世紀的開膛手傑克連環謀殺案，以恐怖和冷血著稱，在一八八八年八月至十一月短短的四個月之間，英國倫敦東區白教堂附近至少有五名女性被連續殺害，作案手段之血腥和殘忍令人髮指，因多數受害人被開膛，兇手被冠以「開膛手傑克」的代稱。儘管當局動用大量警力和全英頂級偵探緝兇，但他始終未能落入法網，甚至還給警察部門寫信，公開挑釁警方，令整個倫敦陷入了恐慌。

當年的倫敦《星報》描寫了連環謀殺案給公眾造成的恐慌：「一個無名的魔鬼，一半為人、一半為獸，正逍遙法外。他極度醜惡，極端狡猾，擁有永不滿足的嗜血慾——留下了此前瘋狂謀殺的印記。一個食屍鬼般的生物，偷偷接近受害者，以血作酒，不醉不休。」作家M·V·休斯在《一個八十年代的倫敦女孩》一書中則引述某位女目擊者的記述，她的居所離案發地僅隔數英里：「我們當時被謀殺案嚇得擔心吊膽、驚慌失措。我們只能隱約想像那些狹巷所瀰漫的恐怖，因為住戶心裏知道兇手就在周圍潛伏。」一如謀殺繼續發生，輿論也大肆渲染，坊間流傳着《倫敦的可怕疑案》《主教冠廣場的詛咒》等小冊子，令恐怖氣氛四處瀰漫。但最離奇的是，此後開膛手傑克彷彿消失了



▲開膛手傑克連環謀殺案被改編成許多西方影視作品，圖為二〇〇一年電影《屠出地獄》（From Hell）劇照。

一般，再也沒出來作案，警方的偵破工作被迫擱置，該案由此變成世界犯罪史上著名的懸案。

開膛手傑克到底是誰？這個謎題困擾了人們一個多世紀，但始終給不出滿意的答案。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研究者隊伍的不斷擴大，被大家認定的嫌疑犯也越來越多，登上名單的有百逾人，身份更遍及當時倫敦的各個階層，涵蓋了醫生、畫家、作家、屠夫，甚至王室成員，其中知名度高且爭議大的人包括：印象派畫家惠斯勒的弟子華特·席格、英國暢銷童書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的作者劉易斯·卡羅爾等，就連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艾伯特·維克多王子也被牽扯進來，因政府和王室為了避免醜聞，掩蓋了其罪行。

還有人腦洞大開，比如《福爾摩斯》的作者亞瑟·柯南·道爾猜測，兇手可能是個女性，所以她才能輕易離開犯罪現場，而沒有引起周圍人的懷疑。英國作家約翰·莫里斯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《開膛手傑克：女人之手》一書中支持這種觀點，指兇手是皇家醫師約翰·威廉姆斯爵士的妻子，她多次實施謀殺是由於自己無法生育。作家蕭伯納則懷疑兇手有着某種政治動機，可能就是某個反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人，「通過給幾個女人開膛破肚」來施加壓力。而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·庫克博士在新書《開膛手傑克：結案》中認為，開膛手傑克完全就是杜撰出來的，五名死者其實是分別被不同的兇手所殺害，正是由於當時公眾誤信了「開膛手傑克」的謠言，才導致當年真正的兇手得以逃脫

法律的制裁。

然而，後來很多嫌疑人都被還以清白，除了他們有不在場的證據，也包括無法解釋為何兇手突然銷聲匿跡。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西蒙·蒙蒂菲奧里在《大人物的世界史》一書中所說，謀殺戛然而止，正如其突如其來，開膛手傑克為何停止了犯罪？他是否因為被送入精神病院而不能繼續犯案？抑或他已死於疾病或已經自殺？也許是因為已達到了怪行的極致，於是想重新退回到黑暗中？他會不會因倫敦出現了太多的警察而搬到了別處？又或者僅是改變了殺人模式？而在眾多的說法中，兇手患有精神疾病的解釋最合情合理。

許多研究也提到這一點，比如美國犯罪剖繪專家約翰·道格拉斯在《頂極懸案》一書中，引述研究開膛手傑克的專家馬丁·費多對倫敦瘋人院檔案的調查，指出最大嫌疑人四處遊蕩，患有精神病史，應該在謀殺案結束之後便被關入了瘋人院。這與學者莎拉的結論很近似，她認為海姆·海姆斯酗酒致殘，手臂僵硬，步態不規則，無法彎曲或伸展手臂和膝蓋，可能是癲癇導致的一些腦損傷的副作用，他在疾病嚴重發作後變得特別暴力，這解釋了謀殺案的周期性。海姆斯在一八八八年底被警方認為「流浪的瘋子」而遭監禁於精神病院，也解釋了為什麼謀殺案突然停止。

事實上，不論莎拉揭示的是否為最後的真相，開膛手傑克都已寫入歐美文化的基因，並繼續成為各種創作的靈感之源。

無聲咖啡館



如是我見
尹畫

周末黃昏，出門吃飯的路上，偶遇了一間咖啡館。我平時不喝咖啡，但這間咖啡館的名字很特別，吸引了我，於是走了進去。

這是一間無聲咖啡館。透明窗戶上用藍色黏紙貼着兩排字：「一同助力關愛心智障礙人士平等就業」「無聲咖啡師充滿愛的咖啡」。

吧台邊站着一個陽光小伙。我見我進來，朝我展顏一笑。他長得可真帥氣，只可惜他的世界是寂靜無聲的。

他把咖啡菜單遞到我手裏。我指了指短笛拿鐵。他即刻拿出iPad，用筆刷刷寫了四個字：只有熱的。

我點點頭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是的，我要一杯熱的短笛拿鐵。

然後，他又拿出兩隻杯子，一隻玻璃杯，一隻紙杯。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是在詢問我：是堂食，還是帶走？我選了紙杯。小伙子開始製作咖啡。

這間咖啡館面積並不大，只安置了兩張小桌子。等待的時候，我注意到吧台上豎了個小牌子，上面寫着：「嗨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如果我說話的態度生硬，或者不能及時應答您，請多理解，這是阿斯伯格的特徵。但是我會真誠為您服務，用心製作每一杯咖啡和飲料。感謝您的理解和包容。」

阿斯伯格，應該指的是阿斯伯格綜合症，它是一種自閉症障礙，這類患者的主要特徵是社交溝通困難。我即刻明白了，這間無聲咖啡館的服務生，不僅有聾啞人士，還有自閉症患者。

吧台邊還掛了一張圖片，

畫面中畫有一隻四指併攏的手，在大拇指的上方，標示了一個上下活動的指示箭頭，旁邊寫着「謝謝Thank you」。這應該是畫給顧客看的，表示「謝謝」的手語是彎曲大拇指。

於是，我朝陽光小伙彎了彎大拇指，當他把咖啡遞給我之時。他笑得更加燦爛了，他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帥哥。

看到他，不由想起一部聚焦聾啞人世界的電影《健聽女孩》，片中有一個持續一分鐘的默聲鏡頭。這一分鐘裏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合唱團在表演唱歌，可是耳朵裏卻什麼聲響也聽不見，讓人無比抓狂。初始，我以為是耳塞出了問題，後來才認識到導演採用這樣的拍攝手法，是想讓觀眾身臨其境體驗到聾啞人的感受，也讓觀眾充分理解聾啞殘障人群生活的不易。

確實不易。一般人能通過聽奶泡機的聲音，來判斷牛奶的加熱和打發情況，但是聾啞人士只能用手來感受溫度，用眼光來判斷奶泡的打發程度，他們要成為一名咖啡師得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拿着咖啡杯走出無聲咖啡館時，我的心裏感慨萬千。隔着窗戶我又望了望吧台邊的陽光小伙。此刻，他正站在電腦前看着什麼。突然覺得，這個咖啡館的存在太有意義，它能让殘障人士被人們看到，體會到自食其力的成就感。

人們也毋須用同情的目光去看他們，取而代之應對他們多一份尊重、包容和關愛。就像我眼裏的陽光小伙，他不需要同情，他長得那麼帥，他的眼睛可以讀文字，他的手可以寫文字，他也可以用微笑來代替言語，他的咖啡拉花做得那麼漂亮，他就是一個優秀的咖啡師，不遜於我在其他任何一家咖啡店裏看到的咖啡師。



星河角落

「星河角落：步天歌」科學藝術展現正於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。這次展覽用多媒介光影的方式為觀眾帶來一場「星宇宙」之旅。展覽將持續至十月八日。

市井萬象

新華社